

美国最新罗曼司系列

不仅仅是朋友

[美] 伊丽莎白·温弗利 著

• 高为 赵颖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Love Stories

不仅仅是朋友

[美] 伊丽莎白·温弗利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高为 赵颖 译

086340



Elizabeth Winfrey
MORE THAN A FRIEND

Copyright © 1995 by Daniel Weiss Associates, Inc.,
and ArLynn Leiber Presse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Doubleday
Del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本书中文（简体）
版权归百花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不仅仅是朋友

伊丽莎白·温弗丽著 高为 赵颖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宝坻第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96800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306-2395-8/I·2137

定价：9.00 元

爱情比赛中， 人人是赢家！

“看看你自己吧，迪莉娅。你十七岁了，却从未恋爱过。你真想孤独地度过高中最后一年吗？”

“那么你呢，凯恩？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在同没有尽头的一长串女友中的一位消磨时光时，你才不感到孤独？”

“至少我在努力。”

“我也在努力，”~~凯恩~~坚持说，“我只是没成功。”

“那就拿出证明吧！”~~凯恩~~要求道。

“证明什么？”

“让我看看你真的想恋爱。”

“你有毛病。”我扭过脸去。

“我是当真的，迪莉娅，”凯恩说，“谅你也不敢恋爱。”

“好吧。谅你也不敢恋爱。”我应道。

“好极啦！在冬季舞会上谁带着意中人到场，谁就算赢。”

“嗨，如果我们俩都恋爱了呢？”我问。

凯恩伸手抓住了我的手。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那我们俩都算赢。”

第一章

迪莉娅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天我发生了什么变化。也许是由于天空湛蓝，空气中飘浮着忍冬那令人陶醉的芳香。或许是由于整个中学阶段我都在瞧着其他人制造流言蜚语，而我自己却从不多嘴多舌；或许是由于我几乎三个月没见到凯恩了，我感到有点儿发晕。或许我仅仅是想恋爱而已。

“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迪莉娅·伯恩？”

“知道。其实你一再地问我，知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对凯恩·帕森答道。凯恩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很不幸，也是我最严厉的批

评家。

“又错了。”

凯恩摇摇头，在草地上打了个滚。我们在甘布勒池塘旁野餐，可以看出，凯恩对我们一本正经地谈论各自的夏季经历感到厌烦了。

在池塘边度过劳动节可以说是我们的传统。当你与某人成为好朋友的时间超过了三年，就会有特定的仪式形成。如果忽略了这些仪式，双方就会开始感到出了严重的差错。所以我没同其他辅导员在舍伍德森林营地痛痛快快地玩几天，而是提前二三天从明尼苏达州飞回家。

不能把我自己说成是做出了太大的牺牲，我也得承认，为了能同我共度劳动节，凯恩放弃了同安德鲁·赖斯的独木舟旅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感激涕零，听任他对我进行不真实的分析。为了使他明白这一点，我尽量夸张地叹息了一声。

“好吧，帕森医生。请指教吧。”

凯恩坐起来，把正在咬着的草叶从嘴里吐出来。“简单地说，你确实属于那种喝冰茶的姑娘。甚至更糟，冰茶总是那种柠檬味的——从来不是桃味或草莓味的。”他微笑着说（在我看来，

那是自高自大的笑),又躺了下去。他的表现就像他刚刚解决了世界上的饥饿问题,而不是信口胡说了一通冰茶。

如果我有点儿脑子的话,我可能就会戴上随身听的耳机不去理睬他。但凯恩用这种令人恼火的方法把我吸引到他那滑稽可笑的理论中去了。

“还有更多的理论吗?”我问道,“或者我应当停止喝冰茶,而装出一副在高中最后一年名誉、财富、美貌和意中人纷至沓来的样子?”

“啊哈!女士想了解更多理论。”凯恩望着远处的原野用一种戏剧性的口吻说。在他头脑里,大概有成千上万的观众亲眼目睹着这场激动人心的谈话。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理论,”他继续说道,“你知道,迪莉娅,我们去商场时,有许多饮料可供选择。即使是冰茶,起码也有十二种味道。”

“那又怎样?”我催促道。

凯恩说话时,假如我不催他往下讲,他就会山南海北地冒出无数的话题,结果我就得静静地坐在那儿听他胡扯几个小时。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芒果汁?或者情人果

汁?或者哪怕是奶油汽水?”

“我认为情人果汁算不上是一种风味。”我说。

“你说的有道理,但却离题了。问题是你从不按照一时的兴致行事。你不会说‘嗨,芒果汁听起来很有意思。我想尝尝’。你只是枯燥乏味地费力地往前走,冰茶是你唯一的伙伴。”

“冰茶不是我唯一的伙伴,而你是。”

凯恩从我手里抓过那半瓶冰茶喝了一大口。“迪尔丝,我是打个比方。跟着我的思路走。”

“跟着呢,跟着呢。”我说道,又叹了口气。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挑安全的路走。你害怕尝试新事物。你的全部生活就像修女的生活,她们发誓走一条路,并且只走一条路。面对现实吧——你需要扩大你的生活领域。”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难以相信的事情就会发生。”

“比如?”正像我前面所说,凯恩有一种方法,把我吸引到他的理论中去。

“你可以成为发明家——就像那位发明了交易机的人。你可以为百老汇最卖座的歌舞片

设计舞蹈动作。甚至更令人激动的是，你可以恋爱。或者找个男朋友。至少可以与人约会。”

我哼了一声。我缺少爱情，是凯恩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刻，比如在我们学习数学时，他都会提起我生活中的无约会状况。“这个等式正像你的爱情生活，”他会这样说，“许多无趣的因子等于零。”

我把凯恩看做是明显的无情的观察家，可他并非如此。绝非如此。他只是不了解我们正常人是怎样过日子的。所谓“正常”，我指的是我们当中那些不是六英尺高，有着黑头发、蓝眼睛以及惊人的体格的人。如果你还没有猜对的话，我来告诉你，这正是对凯恩容貌的描述。他还有无穷的魅力，讲不完的诙谐语，以及令人恼火的使人人在瞬间就会喜欢他的习惯。

但凯恩所说的关于恐惧的事实际上有些道理。对许多事情我都很害怕，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害怕被拒绝。我是说，我曾见过一些姑娘们在浴室里痛哭流涕，因为小伙子决定在小餐馆中抛弃她们而悲伤绝望。看着这些姑娘勇敢地重新搽上口红奔向食堂准备接受更多的折磨，我充满了同情心。真的。但我也奇怪为什么她们会

到了这种地步。有个男朋友真的那么了不起吗？每次看到你的男朋友搂着另一个姑娘都值得你感到厌恶和痛苦吗？依我看来，完全不值。

妈妈喜欢叫我仙人球。她的意思是不让任何人过于接近我——这是大众心理学问题。但是，正像我不停地告诉我妈妈的那样，我讨厌大众心理学。把每个人都整齐地贴上标签，似乎他们只不过是一盒止血塞或一把一次性剃刀，看上去失去了人性。我们人人都是不相同的，甚至是有怪癖的。为什么要把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归结到韦伯斯特辞典中的一个定义呢？

正如凯恩所说，我被吓呆了。但谁又没被吓倒呢？

“害怕，嗯？”我眯缝着眼睛注视着凯恩。他刚刚结束了在附近一个圣诞树农场三个月的工作。我禁不住注意到种树对他的二头肌和胸肌的增长所产生的奇效。要是教一群十岁的孩子跳爵士舞对我的四分体（quads）的增长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那就太棒了！

凯恩严肃地点点头。“瞧瞧你自己吧。你十七岁了，还从没恋爱过。你真打算孤单地度过高中的最后一年？”

这绝对是转败为胜的机会。“那么你呢，凯恩？你有长长的一串女朋友，你好像非常随意地选择她们。你是在告诉我当你同其中的一位在你汽车后座上消磨时光时，你不感到孤独吗？”

“至少我在努力。”

“我也在努力，”我坚持说，“我只是没有成功。”

凯恩大笑起来。“你可是满嘴的理由啊。十全十美的小伙子会来的，骑着白马来，而你会让他擦肩而过的。”

“荒谬绝伦。”我说。

不幸的是，这种谈话越深入，我越感到凯恩说的有些道理。我希望他能说到点子上，然后让我安安静静地吃肉丸三明治。

“证明这一点。”他说。

“证明什么？”我看着地面，希望谈话能重新开始。我开始回想今年夏天我教十岁的女孩们跳舞的趣闻轶事，回想任何能使凯恩的心思回到无关个人私事的范围里来。

“向我显示你真想恋爱。”

“怎么显示？”

“你是怎么想的？当然是恋爱了。”

“凯恩，这可不像在历史考试中得 A 一样。我不能直截了当地出去交际，然后就恋爱。”

“你没试过你怎么会知道？”

这有点滑稽可笑了。凯恩不依不饶，我有点感到自己的脸红了。他喜欢看我脸红。由于某种缘故，他发现这样子很可爱，而我认为这样子很丢人。

“到此为止吧。”我坚定地说。我咬了一口三明治，并打开了随身听。如果我不注意听他说什么，他就会感到无聊而住嘴。

凯恩伸手扯下了我的耳机。我可以听到从耳机中传出的阿雷莎·富兰克林的声音，低沉而又细弱无力。“我是当真的，迪莉娅。谅你也不敢恋爱。”

刚才的反击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可我又能有什么选择呢？我又做了一次绝望的挣扎。“好吧。我谅你也不敢恋爱。我指的可不是与那位在明斯基比萨饼店上班的女孩的二周的浪漫史。”

我现在兴奋起来，想象着对凯恩恋爱我所能附加上的全部条件。“我谈的也不是同那位胸部丰满的啦啦队长萨拉·费恩的几次约会。我指的是承诺，是心灵的碰撞。”

他耸了耸肩。“好吧。你说到了点子上。”

“什么？”我认为他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在等待他的巧妙的反驳，而那将使整个讨论归于无效。

“我激你，你激我。谁成功了，谁就赢了。”他的表情难以理解，而我仍然希望这整个主意都是一个玩笑。

“你真的想让我俩刺激对方陷入情网？”

“为什么不呢？”他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看上去惊人的自负。

尽管我不情愿，我却对整个想法产生了兴趣。也许凯恩是对的。也许到了迪莉娅·伯恩向杰斐逊高中的小伙子们，或者至少向一位小伙子显示自己的时候了。而且，这是我们高中的最后一年了。如果我闹了大笑话，最坏也就是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自己受罪，在校友联欢会上再也不露面就是了。况且，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去参加联欢会。

但如果我同意凯恩的怪诞的想法，那么，我想把赌注搞得大一些。我不能仅仅因为凯恩说我应当冒险就去冒受挫折的风险。

我慢慢地点点头。“你说得对。”

“我说得对？”他第一次显得有点不那么肯定。

“绝对正确。但我们来打个赌吧。”

凯恩的眼睛亮了。他喜欢打赌。“现在你明白了，迪尔丝。我们打个大赌。”

我坐直了身子。“有什么想法？”

“输家得为赢家做一个月午饭？”

我摇摇头。如果我们要打赌，我们必须做得适当。假如获胜显不出重要来，我们俩都可能放弃全部事情而退回到老的模式中来。

他又出了个主意。“输家为赢家清扫房间，一周一次，清扫一年？”

“这难得公平，”我说，“我是个有洁癖的人，而你是个懒汉。”

“输家戴一个星期‘踢我’的标志？”

“不行。那没有什么创意。”

“赌五十美元？”

“再努点儿力。帕森。你能想出更好的主意。”

凯恩又躺到了草地上。他四仰八叉地躺着，冲着耀眼的阳光闭上了眼睛。“让我想想，”他说，“我要想出使你毛发倒竖的赌注。”

我俯卧着，头枕在胳膊上。我想休息一下眼睛，聚精会神想出一种赌法，可是精力难以集中。所以，当凯恩默默地绞尽脑汁时，我让自己的想象任意驰骋。

我想象着自己举着杰斐逊高中的旗帜参加今年的头一场橄榄球大赛。我正观看着，我那仍然不知姓名的意中人小步跑着进入赛场。他转过身，扫视着看台直到与我的目光相遇。在他召集球员列队之前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

想到此处我笑了起来。橄榄球员同我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总是把成功的运动员形象同那些在更衣室里用湿毛巾互相抽打的小伙子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我理想中的人。

然后，我又想象自己在舞台上跳《天鹅湖》。演出结束后，我的脚下摆着三四十朵红玫瑰。在我的幻想中，我笑容可掬地向我英俊的男朋友送了个飞吻。这是个出色的歌剧脚本，只是有一个问题：我想《天鹅湖》完全被高估了。

凯恩突然坐起来拍了下手掌。“有主意了。如果你接受挑战，这个主意准行。”

我翻了个身，用双肘支撑身子。“说说看。”

“好。假如你输了，你得把头发剪短并漂染

成金黄色。”他看着我，眼眉都在动。

“什么？”我叫喊起来。

我想凯恩是发疯了。他完全清楚头发是我唯一好看的特征——又浓又黑又长。在杰斐逊中学，几乎我每次去厕所，都会有头发稀疏的姑娘绝望地看着我的头发愁闷地唉声叹气。头发是我的一种骄傲，凯恩要剥夺掉它吗？

我猜他注意到了我脸上那副吃惊的表情。
“怎么啦，迪莉娅？你那么肯定你会输？”

我讨厌傲慢。它会使你说出和做出不傲慢的人认为蠢笨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傲慢使我同意了凯恩的条件。

“好吧，头脑冷静得输不了的先生。如果我赢了，那又怎样？”

“那简单。我把耳朵打上眼。”

“绝对不行！你总说把耳朵打上眼。那不算数。”

“那好。你想个什么招儿吧。”

我的灵感并不常常出现，可一旦出现，就犹如天授。眼下正是如此。

“如果我赢了，那么，凯恩·帕森，得在头上理出‘输家’（Loser）这个词。为了使这笔交易